

# 鐘樓清拆風波背後的意義

● 唐中漢



天星碼頭鐘樓清拆引起的風波，在社會上造成相當大的迴響，連特首曾蔭權也要發出〈香港家書〉。事件再一次讓香港人反思：伴隨我們一起成長的歷史建築物背後所蘊含的文化意義；進而讓香港人追尋其港人身分。

天星碼頭從落成至今，經歷幾許風雨，中間經歷過二次大戰時停航和一九六七年加價事件而引起的社會騷亂，可說是香港歷史的影子。天星碼頭更是港人約會、輪候計程車、集會等必到之處，難怪碼頭搬遷之日，十五萬名市民自發地參加其「告別儀式」。

天星碼頭鐘樓的大鐘是盧森堡國王送給香港政府的禮品。而鐘樓是中環唯一可以聽到報時鐘聲的地方，因此成為該區的地標，它給不同的人帶來不同的回憶。

天星碼頭清拆前，經過多年的諮詢和討論，到了最後一刻才發生戲劇性的變化，引起部分港人以保留歷史建築物為抗爭的理由，阻止當局的清拆行動，實屬意料之外。除了政治因素介入外，建築物背後的文化象徵意義也是另一個因素。

事件促使社會醒覺要重新反思建築物的文物價值，否則在樓市天價的情況下，任何建築物都難逃清拆的厄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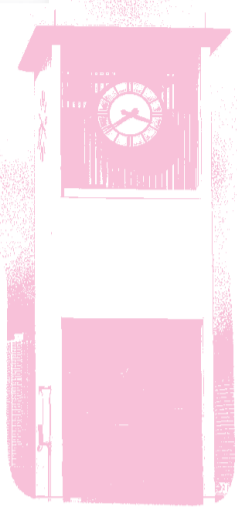
目前，香港的歷史建築物由法例來確定，列入法定保障的古蹟，要獲得古物古蹟辦事處的認可，主要取決於建築物的興建時間、建築特色和當時的作用。

但問題是：若建築物不夠古老，便很可能無法列入受保護的文物範圍。過去多幢教會建築物都面對同樣的困境，如屯門何福堂、灣仔「紅磚教堂」（循道衛理聯合教會香港堂等。雖然少數幸運地保留下來，但更多的是遭到無情的清拆。

結果，像中西區區議會組織的「孫中山文物徑」，事實上途經的許多有價值的建築物均已不存在。當一座又一座的歷史建築物倒下時，港人的集體回憶也一點一滴地被刪去，最後繁華香港的背後只剩下無根的蒼白概念。今次青年人起來抗爭，也包含著希望尋回本土的歷史，尋回自己的身分。

香港一些教會坐擁大片珍貴的土地和不少歷史建築物，向為地產商垂涎，教會如何保留這些建築物，讓它們所代表背後的教會歷史得以保存，這是我們這一代教會領袖和信徒須要面對的考驗。

（作者在本會聚會）



現時用的《生命聖詩》第八十六首，第一節透過點出全詩主旨來作引子（「惟獨耶穌是我信息……」），第二節指出耶穌是救主（「惟獨耶穌是我救主……」），第三節指出耶穌是使人成聖者（「惟獨耶穌使我成聖……」），第四節指出耶穌是醫治者（「惟獨耶穌醫我疾病……」），最後一節指出耶穌必再來（「惟獨耶穌我所等候……」），而副歌則總結並重複主旨（「惟獨耶穌，永遠耶穌……」）。由此可見，這詩歌完整地唱出宣道會的四重福音信息：特別是副歌最後兩個樂句，更顯扼要：「救我醫我，使我成聖，榮耀救主，再來之王」（原文的次序是Saviour, Sanctifier, and Healer, Glorious Lord and coming King）。

雖然大部分宣道會信徒對《惟獨耶穌》這首詩歌都耳熟能詳，但副歌的兩處地方還經常有人抓不準拍子。「我心讚美，我口傳揚」中的「美」字和「救我醫我，使我成聖」中的第二個「我」字，同樣是在第二拍的後拍，但往往被會眾放在正拍來唱（換言之，「讚」字和「醫」字拖得不夠長）。

希望你下一次頌唱《惟獨耶穌》時多加留意，不單可以把拍子抓準，而且能好好細味箇中扼要的四重福音信息，體會宣信博士創辦宣道會背後的基要信念。

（作者於長洲堂聚會）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一個總部設於美國紐約州的基督教宗派所出版的一期每週通訊，封面列印了一篇聖詩歌詞。該宗派的創辦人剛去世不久，教內人士把那一期通訊用作紀念特刊，以表懷念。封面那一首聖詩乃該創辦人所作，特刊的編輯們認為此詩最能表達創辦人的神學思想及事奉理念，因此把全詩（六節，加副歌）印出來作封面。

那個宗派就是宣道會，該創辦人是宣信博士，而那首聖詩便是《惟獨耶穌》(Jesus Only)。

一八七三年宣信博士首次在肯德基州路易威爾市栗樹街長老會證道時，他用以下這句話作為開場白：「來到你們中間，我不以為恥地擁抱一個事奉目標，並以此作為我日後證道的格言及主旨，那就是：惟獨耶穌。」研究宣信博士生平的學者一般相信，「惟獨耶穌」後來就成為宣信博士所寫的一首詩的題目。《惟獨耶穌》由波格(James H. Burke)配曲後，一直都是宣道會教會經常頌唱的詩歌。由一八九一年第一本英文宣道會詩集開始，到今天我們使用的《生命聖詩》，《惟獨耶穌》始終是最能表達我們宣道會信仰特色的詩歌。

《惟獨耶穌》原本有六節，但今天大部分詩集只收錄五節（即本來的第一、二、三、四和六節），刪掉了原本提及聖靈與能力的第五節。例如我們

## 惟獨耶穌

● 溫以德



## 憑著愛

● 鮑志承牧師

神是愛

二〇〇五年聖誕節我前往西馬短宣，並要在聖誕福音日宣講信息。就在聖誕前夕午夜時突然流鼻血，直流到早上四時半才停止，兩個字紙箋裝滿了染血的紙巾。在講道最後的時間，我與會眾分享這個經歷：「我流了三個多小時鼻血，有點恐怖是嗎？這與你們無關；但主耶穌在十字架流了三個多小時的血，卻是為了我這個罪人，祂為我流盡了所有的血，這就是愛了。」回港後，我把情況告訴醫生，他為我安排內窺鏡檢查，發現了腫瘤再次復發（這是第三次發病）。醫生說：這是以前腫瘤的位置「腫脹了」，若不是流了三個多小時鼻血，我可能會忽略了病情的發展，或像其他癌症病人一樣未能察覺復發的事，以致腫瘤擴散了才知道。他又說：「有點遺憾……復發的日子是以月來計算……」聽到這些話，心中浮現的是：「死亡的陰影是如此地近。」但神清楚地告訴我：祂愛我。

### 生命中的愛和恩典

在接下來的四個月治療過程中，我每天都花一兩個小時在城門河畔漫步，神帶領我回想過去五十年的歲月。在不同的片斷中，我發覺神一直在看顧，若不是祂保守，我早已回天家。還有，想起神在生命中的恩典，今天所擁有、所享受的，可不也是祂所預備；不離不棄的妻子；有點頑皮卻可愛的兩個兒子；教會內彼此支持的弟兄姊妹（執事會在二〇〇六年四月通過一個特別議案——如果我病故，妻子及兒子可支取我的七成新金直至兒子大學畢業——讓我安心養病）；七月時有患末期肺癌的弟兄告訴我，他的祈禱是求神將他的年日轉移給我……神以愛環繞我，藉著身邊的家人及弟兄姊妹彰顯了祂無盡的愛。與深深愛著我的神同行，是我力量的源頭。

### 對生命的肯定

教會安排我在二〇〇六年復活節佈道會中分享信息，當時我正在接受化療，但心中卻有感動要在此佈道會中分享神的恩典。當天晚上，沙田堂的禮堂坐滿了人，弟兄姊妹邀請了不少親友出席。其後十二月洗禮中，有一位受洗的肢體分享，她是在四月佈道會中決志的。我心中有為神所用的尊貴感，並十分感恩，這好像是神給我的「成績表」。面對生命的無奈和未知，這個「為神所用」的尊貴感，讓我更肯定地面對前路。

### 生命中的期待

有弟兄曾以電郵寄給我〈華里克的訪問〉(Interview with Rick Warren)，其中觸動我的，是他對生命的觀點：「在世生命無非是將來在天家生活的綵排。」(This is the warm-up act-the dress rehearsal.)這句話幫助我更深體會現今生命中的每一步，雖然艱難卻並非終結，我們應該存著盼望的心去迎接生命的每一天，在練歷中去體會祂的愛是何等長闊高深，也期待將來在天家的歡樂。

在這次面對生命中的衝擊，重要的是肯定神的愛不變，神讓我回望祂以往的關顧，也給我對今生的肯定，繼而賜下盼望去仰望未來的福樂。

（作者為沙田堂牧師）